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張文貞集卷三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徐步青

欽定四庫全書

張文貞集卷三

大學士張玉書撰

恭謝

天恩疏

奏為恭謝

天恩事竊臣自前月聞臣父

誥封通議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張九徵訃

哀號苦塊五内摧傷於本月初三日恭蒙

皇上頒賜茶酒特遣内閣學士臣王鴻緒至臣私寓

酹於臣父之靈復以茶酒

賜臣兄弟子姪均霑

聖澤臣感痛跪伏泣下如雨隨率子弟望

闕叩頭並乞

天使轉奏愚悃訖伏念臣才學疎庸備員

禁近趨承

講幄前後六年
宸翰疊頒金貂特賜屢叨
宮讌再扈
鑾輿邀
知遇之殊常媿纖毫之末効方勤部務忽覯父艱臣
父九徵舉順治乙酉江南鄉試第一中丁亥進
士歷官河南提學僉事卓異候補恭遇康熙二
十年

覃恩封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生荷崇階殁膺異數
既光流於奕葉復寵被於重泉臣父子一介寒
微仰沐
皇上錫類之仁恤下之誼至于如此臣雖捐糜頂踵
何能報稱令遄奔子舍日遠
闕廷翹首瞻
天私心戀
主但使此身一日不塡溝壑即一日矢竭涓埃執筆

涕零銜
恩無極臣不勝激切哀感之至
謝
恩疏
奏為
恩邮寵頒感悚無極恭陳愚悃仰謝
皇仁事竊臣自康熙二十三年八月於京邸聞臣父
張九徵喪蒙

皇上特頒茶酒至臣私寓曠典隆施榮良備至比臣

銜

恩南返恭遇

聖駕巡省風俗駐蹕揚州臣趨詣

御艦前叩請

萬安伏荷

聖慈特賜名見憫臣體貌羸瘠

温諭加意調理又

命侍講學士臣高士奇傳
旨以臣家有大故
諭免遠送隨頒賜
御前餅餌三器
聖恩深重垂卹臣私如此臣聞
命感泣叩辭道左歸捧
賜食薦于臣父之靈復與臣母共飫
天廚珍味北望九叩惟有涕零茲康熙二十四年二

月初四日分守江常鎮道叅議臣劉梅頒到
諭祭臣父文一道親至臣家具品致祭禮文隆渥貴及幽泉閭巷聚觀歎爲希遇臣謹率舉族子姓望
闕叩頭痛念臣父九徵歷官監司貤封學士自謂衰齡無補每以効力曷臣惟臣仰負
國恩俯虧子職方慚叨冒敢冀殊榮乃荷
聖朝教孝之深仁曲慰臣子顯親之私願

高厚之施已極捐糜之報何時誓畢餘生上酬
洪造瞻望
闕廷不勝激切感悚之至
恭謝
天恩疏
奏為恭謝
天恩事竊蒙
聖恩頒賜諸臣

日講易經解義臣以守制在籍謹循例遣家人赴
京恭領茲於八月二十日齎到江南臣隨設香
案叩首祗領望
闕稱謝伏念臣經學荒陋才識疎庸仰荷
皇上拔擢殊恩獲親
講幄每念進講時臣等管見敷陳曽無毫末足採欽
惟
皇上睿思淵識觸類引伸如於豐亨則

宏闡謙受之理於折獄則
注想刑措之風慨歷代朋黨之紛爭君子不免嘆臣
下偏私之未化心術難知講學無取乎虛名論
事宜符於實行煌煌
典訓炳若日星載在簡編不能縷述臣茲拜捧
賜書不勝瞻仰感悚之至為此具本謹具奏
聞
謝

恩疏

奏為

天恩曲軫臣私俯瀝微忱恭謝事竊臣本以疏庸叨

與侍從仰蒙

皇上格外拔擢洊歷政府八載以來曾無涓埃尺寸

之効自念母老在籍分宜引退歸養惟是

聖恩深重同于覆載不敢輒以私情冄三奏請去年

冬聞臣母抱疾飲食頓減臣心切憂懼因于十

二月内冒瀆

宸聽乞假省視隨荷

皇上如天之仁允假三月特以

御書金剛經五部頒賜臣母又

賜天廚鹿尾一函俾供甘旨臣手捧涕零拜

恩就道於歲除日抵臣私家恭設香案扶臣母望

闕叩頭祇受一時閭巷聚觀親知交賀羣歎為千載

希遇令入春三日臣母飲食漸增病勢稍愈自

此得有起色皆賴

聖慈錫福下逮微臣所致臣母子欣忭頂感無有涯

極至于淮揚一路水勢悉平大江以南瑞雪霑

被所見父老子弟仰

九重宵旰之勤誦

三征蕩平之烈無不戴

聖銜恩瞻

天望幸臣謹瀝忱繕疏遣家人張忠賫投通政司奏

謝臣不勝感激惶悚之至

謝

恩疏

奏為恭謝

天恩事竊臣至庸極陋仰荷

皇上高天厚地之恩破格優遇無所不至昨年冬因

臣母

誥封一品太夫人何氏年踰八十在籍患病臣冒懇

歸省蒙

皇上俯鑒犬馬私情特允暫假自臣抵里母疾旋愈

今春三月臣母趣臣遄行詣

闕又因不忍遠離自以輕舟兼程北上舟中恭捧

恩賜

御書經卷朝夕諷誦仍每日手錄十數行以申虔敬

至四月抄到邸寓母子聚首頂感

聖仁益勉臣兄弟專心供職以圖報稱不意六月初

旬忽發脾疾年耄氣衰醫藥罔效遂以十八日
溘然病逝此皆繇臣罪深孽重所致臣方媿
君親兩負忠孝並虧苦塊哀號無以自立於人世乃
二十日早恭蒙
皇上天心曲軫特遣內閣學士臣布泰徐嘉炎同頒
內廷茶酒至臣私寓酹于臣母柩前復徧
賜臣等俾均霑
天澤臣伏地悲泣痛不能止隨率臣弟詹事府主簿

臣張玉禾戶部貴州司郎中臣張恕可臣男舉
人張思默等望
闕叩頭鳴謝並布微忱乞
天使轉奏訖伏念臣父子兄弟世受
國恩臣父歿時曾膺
異數令母病逝又被
鴻慈存歿邀榮無踰于臣者臣雖捐糜頂踵安能仰
酬萬一顧草土餘年瞻

天何日惟生生世世永矢銜結而已臣不勝激切哀

感之至

謝

恩疏

奏為

諭祭寵頒敬陳謝悃事竊臣於康熙三十七年七月

二十八日匍匐

內廷奏辭南下銜

恩載道感激涕零回籍以後恭聞
聖駕東巡展謁
山陵歷覽邊境奬厲將士蠲免農租所至兵民無不敬
仰欣戴頃屆冬寒
鑾輿返蹕臣遠伏草土不能恭請
萬安惟有引領瞻
天私心祝頌而已茲十二月初四日分守江常鎮道
臣施朝輔頒

諭祭文一道親至臣家致祭臣母
誥封一品太夫人何氏於
御書松蔭堂內方
寶額之初懸適
寵光之下賁几筵燦設珍品錯陳
君賜及門里巷嘆為希遇
宸章申命庭闈疊被殊榮微臣仰邀
高厚之仁施俯報劬勞之母德閨室哀感難罄名言

即日率子姪等詣香案前叩頭謝
恩激切下誠不能自已敬遣家人張忠齎本陳謝遥
望
闕廷儼若咫尺臣不勝悚息依戀之至
謝
恩疏
奏為恭請
萬安並謝

天恩事仰惟

皇上屢念東南要地特行廵省而

聖慈軫切尤重河防自入淮境以後即

親閱歸仁堤高家堰等處詳審河流曲直之勢指授

河臣挑築之方因令盡閉滚水諸閘使來淮敵

黄逼黄趨海

宸謀睿斷洞晰源流此工告成則運道民生百世永

賴不獨下河七州縣長享耕鑿之利已也至于

翠華臨幸自江而浙循察民依周卹商困屢次頒發

德音截漕留糶二十萬石蠲逋減税至一百餘萬有

奇且旌廉奬能赦過宥罪諮訪父老延見高年

激勸軍士則行閲武之典廣厲人才則增進取

之額所至官吏將卒以及士農工賈罔不霑濡

聖澤仰戴

皇恩又若

御製祭文

親酹明太祖陵寢復大書治隆唐宋扁額

特命

郡王率滿閣臣伊桑阿阿蘭泰及臣玉書捧安陵

殿以四字之褒揚定千秋之史論典優禮渥自

昔稀聞載諸簡冊允光奕禩伏念微臣以守制

在籍之人恭迎

聖駕獲覩盛事自媿叨與扈從尺寸未効乃蒙

皇上高天厚地之恩格外優遇

駐蹕江天寺頒賜

御書恭儉為德扁額並金山月夜詩一幅對句一聯

淵鑑齋法帖一部耕織圖一冊又

御書浮翠樓澄懷日新二扁對句一聯留題江天寺者並以

賜臣及次揚州又頒賜

御用緞東珠涼帽一頂緞袍銀鼠皮褂各一領靴一

雙比至鄭家口奏辭又蒙

天語溫諭

賜哈密瓜乾等三器臣荷

恩深重伏地感泣不能自已

奎章在望燭蓬蓽以增榮

賜服被身頂踵而滋懼惟有鏤刻寸心矢報沒齒

而已臣以前月盡回籍恭聞

聖駕于五月十七日

還宮謹繕疏奏請

萬安並布微忱鳴謝臣過高郵時適高郵江都一路

水勢甚大府尹臣徐廷璽正在料理宣洩並此

奏

聞伏祈

宸鑒臣不勝感仰瞻依之至

謝

恩疏

奏爲恭承

寵命仰謝
天恩事竊臣於康熙三十八年五月内從山東道中
奏辭回籍感戴
皇上格外隆恩朝夕欽仰如在咫尺今歲入夏以來
臣因疾病時作未得早赴
闕廷叩請
萬安頃聞
聖駕自塞外回鑾德威遐被下情益切欣戀于十月

二十日接江南江西總督臣阿山咨開本月初七日吏部為請

旨事奉

旨張玉書著前來照舊辦事欽此合行移會等因到

臣臣聞

命惶悚隨設香案叩頭謝

恩伏念臣由講官出入禁廷游預機務凡二十有餘

載仰蒙

皇上天高地厚眷遇逾涯而臣才識疎庸毫髪無補
矧今年已六十允宜投棄山林乃復上荷
天慈更加錄用
君恩愈重臣媿愈深惟圖勉竭涓埃庶幾少逭僭咎
臣於十一月初即束裝起程先具疏陳謝令臣
弟戸部河南司郎中臣張恕可代赴通政司投
進臣不勝感激悚息之至
謝

恩疏
奏為
天章溥錫
恩出非常謹合詞陳謝永識盛典事康熙四十一年
五月二十五日吏部尚書臣陳廷敬都察院左
副都御史臣勵杜訥翰林院編修臣查昇傳
旨召漢大學士學士九卿詹事府宗人府府丞順天
府府尹府丞太常寺光祿寺太僕寺鴻臚寺御

少卿國子監祭酒司業翰林院編修檢討以上
科道掌印不掌印等官齊集於
保和殿侍衛海青伍什常壽馬武伍格捧示
御書
諭旨云尋章摘句華麗詞藻非帝王之所本朕四十
餘年惟日兢兢未嘗刻晷少釋萬幾自警有始無
終之誚念玆在玆也政事稍暇頗好書射歷年以
來所積臨摹字幅賜卿等觀看欽此

諭旨大書三幅

賜臣玉書臣琠臣賜履各一其綾絹紙大小幅

御書分賜臣等一百五十員人各一幅或書

御製詩章或臨摹舊蹟

天章炳煥

宸翰淋漓輝映古今昭回日月前波後偃鳳翥鸞翔

洵乎化工之筆非自古帝王名臣之善書者所

能髣髴萬一者也至于

御製篇什軫念民依則德音洋溢訓勉臣下則義蘊精深覽古興懷常抒性與靜觀自得時見天心即觸景詠物之微言皆内聖外王之至道 臣等欽惟

皇上躬理萬幾勵精宵旰四十餘年如一日内寧外戢手致太平擇吏安民勤求治理歲有蠲除之賦日聞矜恤之刑所以勞心政事者至矣而幾務稍暇即博覽書史留意翰墨數年以内臨池

所積遂逾數千幅之多前
命滿洲諸大臣較射旣畢隨各
賜御書一幅滿漢内閣部院諸臣求賜堂額及衙門
扁額並訓飭士子文者俱邀
聖慈一一頒發而禁近諸臣咸疊蒙
恩賜令又荷此
溥賜殊恩尤屬格外曠典侍衛臣捧出之頃羣情
懽躍聲洽

殿陛自有載籍以來實為希覯臣等幸獲至寶摹勒
珍藏永垂不朽奎光咫尺朝夕拜瞻矢報高厚
無有紀極謹此合疏鳴謝伏乞
睿鑒臣等不勝感激欣忭之至
謝
恩公疏
奏為
聖主屢沛宏仁安徽特蒙大澤臣鄰喜溢兆姓懽騰謹

瀝羣情合詞恭謝事仰惟

皇上怙冒如天休和被世海隅日出之地含生負氣之倫莫不普沐

皇仁均霑樂利而

聖心宵旰慈軫惟以善政莫先於養民而惠民莫切于蠲賦數年以前曾計天府撙節之餘蓄為各省大霈之恩膏自畿輔以迄遐陬次第賜田租一年稽之前史實為希覯至於江南一省被德

尤深蠲歷年之積逋減商賈之額稅不啻數百萬有奇而留漕貯粟發帑治河更以百餘萬計

今年江蘇等屬地方再邀

特恩蠲免正賦茲奉

上諭將安徽廵撫所屬七府三州康熙四十二年地丁錢糧又通行免徵

皇上念上下兩江財賦重地而特加恩優䘏以培養小民有餘之力真至殷且渥矣

德音一下萬口懽呼咸謂江南通省頻歲叨蒙
聖澤比屋盈寧所有應輸之正供原屬小民之常分
而非常鴻仁出于格外且先期豫免俾人悉周
知胥吏之侵蝕既除則閭井之霑濡皆徧自是
一歲之内獲裕蓋藏將見千里之途無非樂土
凡士庶商旅在輦轂之下者既皆頌聲溢路而
在籍之紳衿百姓尤日夕引領以冀
翠華之臨幸共抒嵩呼

萬壽之忱臣等忝列班聯久靡祿養深媿無涓埃尺
寸可以仰答萬一惟率同父老子弟共鼓舞于
堯天舜日之下而已謹繕公疏踴躍上陳伏祈
睿鑒臣等不勝感激惶悚之至
禘祭議
題為
聖朝禮無不備大典當議修舉請乞
勅部詳議永垂則傚事臣等綜考禮制言禘者不一

有謂虞夏禘黄帝殷周禘帝嚳皆配祭昊天扵圜丘者有謂祖之所自出為感生帝而祭之扵南郊者有謂圜丘方澤宗廟為三禘者先儒皆辨其非而言宗廟之禘又不一說有謂禘祭止及毁廟不及親廟者有謂長發之詩為殷之禘雝之詩為周之禘而親廟毁廟兼祭者惟唐趙匡陸淳皆以為禘異扵祫不兼羣廟王者既立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故名為禘至于三

年一祫五年一禘經無明文其說始於漢儒而後之議禮者咸宗之漢唐宋所行禘禮並莫考始祖之所自出止於五歲之中合羣廟之主行一祫一禘兩大祭於其宗廟而已大抵夏商以前有禘之祭而其制未詳漢唐以後有禘之名而與祫無别惟周以后稷為始祖以帝嚳為所自出之帝而太廟之中原無帝嚳之位故祫祭不及帝嚳至禘祭時乃特設帝嚳之位以稷配

焉行於後代不能盡合故宋神宗面諭廷臣議
罷禘禮明洪武初御史答祿與權請舉禘祭衆
議亦以為不必行詔從其議至嘉靖中乃立虛
位祀皇初祖帝而以太祖配享事屬不經禮亦
旋罷洪惟我
國家受
天顯命世德相承自
肇祖原皇帝以前

列祖徽猷炳載
國史非漢唐宋明所可比擬方定鼎之初追上
四祖尊稱以
肇祖原皇帝始基王迹故立廟崇祀自
肇祖始夫太廟之中以受命之君為太祖允宜特尊者
也我
太祖高皇帝功德隆盛與天無極自當為
太廟萬世之祖上而推所自出則締造之業

肇祖為最著今
太廟祭禮四孟分祭於
前殿
後殿以各伸其尊歲暮祫享於
前殿以同將其敬一歲之中自
肇祖以下屢申祼獻仁孝誠敬已無不極五年一禘之
祭不必舉行祀典關係重大李時謨請行禘祭
又謂設虛位以祀不晰古制不諳

國史所請應無庸議

襲五經博士議

題為懇賜轉請題襲以沐

聖恩以昭盛典事臣等議得宋儒朱熹祖籍徽州之婺源以父松官於閩遂居閩之建安熹長子塾之後世居建安守熹之墓次子埜之後還居婺源守熹祖墓故熹之裔有閩徽二派明實錄開載景泰六年以塾之後梃為五經博士主建安

祀嘉靖二年照建安例以埜之後豎為五經博
士主婺源祀原有博士二員我
朝順治十二年臣部覆准朱煌襲五經博士於婺
源縣奉祀在案今據福建巡撫張仲舉會同總
督興永朝題稱有建安原襲博士朱之儁于順
治九年曾起文赴部因病旋卒而其子金鉉又
經早亡時其孫濚尚在幼穉致稽請襲至康熙
十九年濚始具呈申請疊經移查駁復志乘宗

圖慸相符合朱潔實係闕派應襲之人等語仰

惟

皇上崇奬先儒廣厲正學以朱熹有功經傳特於徽

闕二處各賜

御書扁額褒崇之典踰於往代熹十八世嫡孫潔既經

該督撫查明具題應准承襲五經博士以奉建

安祀事恭候

命下臣部轉行吏部察例給劄可也

建述聖廟議

題為述聖未有專廟懇

勅鼎建以隆祀典事臣等竊考子思子從祀孔子廟自宋大觀二年始至端平初升入十哲祀於堂上咸淳初同曾子升入顏孟之列是為四配而顏子廟初建於兖在唐開元二十七年嗣建於曲阜在元泰定三年孟子廟建於鄒縣在宋景祐四年曾子廟建於嘉祥縣志稱剏始無考至

明正統以後屢經修葺惟子思子向未建有專廟元元貞初因鄒縣舊有子思講堂遂建子思祠後改稱書院明正德元年始以衍聖公次子世襲五經博士奉鄒縣書院祀事而曲阜之廟祀缺焉今博士孔毓埏疏稱數千年之缺畧留待今日乞照顔曾孟三賢祀典一體立廟廟基即在闕里孔廟西北隅其建廟之資自行區處應如所請倣顔曽孟三廟規制建立子思子廟

春秋致祭載諸祀典至於疏請

勅撰碑文

御書扁額用以昭示來兹應俟廟宇報竣到部之日

臣部恭請

睿裁

修

御製文集議

該臣等詳考經史自古帝王制作煥然可紀者

莫著於詩書嗣後西漢文最近古故史稱孝文詔令有三代遺風而刊鏤成集則自武帝始唐太宗以下四宗宋太宗以下六宗各有御製集而神宗又別有御筆手詔若干卷隋唐書宋史具載篇目明則太祖太宗宣宗諸帝皆有集而令所傳太祖御集刊本則洪武中奉勅鏤板以行者也至於編次刊校事宜攷宋真宗天禧四年從著作佐郎張仲尹等請以新編御集詔宰

相寇準參政李迪參詳學士楊億錢惟演等注
釋刊成摹印頒賜明初翰林學士樂韶鳳侍讀
學士宋濂等編録太祖文集五卷詔制勑諭序記
詩歌諸體俱備且言續有制作當復編為後集
洪武七年學士承旨詹同等固請鋟梓以貽聖
子神孫詔許之刊成誠意伯劉基起居注郭傳
為之序而濂亦恭題於集後歷代刊刻御集典
例昭然欽惟

皇上聖德神功卓越千古道統治法兼總百王而猶

日

御講筵典學不倦時攄

睿思發揮理道迥出諸臣意表間以

手詔申誡羣下辭旨深厚同符典謨萬幾之餘留情

制作或發爲文章或形諸篇什外廷諸臣不獲

盡窺

聖製而於

御書卷冊頒賜臣下者幸得竊覩萬一無不歎誦欽

仰以

天章睿藻爲歷代帝王所未及今臣等集議允宜刊

刻頒布用昭典冊之極觀示文明之盛事伏乞

皇上俯俞科臣之請簡發

御製諸文勅下臣衙門鳩工鋟梓頒示天下流傚億

禩臣等亦得依

日月末光附名不朽可勝榮幸其刊刻事宜恭候

命下之日另行請

旨

停止封禪等議

該臣等議得詞臣曹禾疏稱祀典國之大事三五以來無不以成功告于上帝封禪書及班固諸儒言泰山五嶽之長神靈所聚因高崇天謂之封就廣增地謂之禪刻石紀號甚盛典也建秦漢唐宋有事岱宗者勞民費財失對越之意

後世遂不敢申明其禮不知因名山升中與天相見其為典禮至尊至重又黄帝上元甲子貞元運會由是封巒勒成漢武帝不得其時則以十一月甲子朔冬至應之而數千年之景運適協於今日功成治定之後

皇上以精一執中為奉若

上帝之命不可不報山川百神之助不可不答運世之本開基之功不可不紀宜勿憚登陟亟議告成

考漢唐儀注行之簡易等語伏考封禪之說不著于經司馬遷封禪書乃引管仲古封禪七十二家之說梁著作佐郎許懋極言其妄綱目是之至於甲子紀歲始於黃帝其為上元甲子則史無明文即管仲言黃帝封禪亦未指其年為甲子之年也又按書傳舜至岱宗燔柴祀天原非封禪唐虞三代以前實無登封故事可考其史鑑所紀則有秦始皇漢武帝光武唐高宗武

后明皇宋真宗行封禪禮所紀禮儀則有築壇
設壝及玉策玉牒玉簡金匱金繩金泥之制需
費甚繁且禮不合于經雖從簡易亦於義無當
仰惟
皇上聖德布昭神謀默運內除苞櫱外靖鯨鯢文教
覃敷武功赫濯巍巍蕩蕩直與堯舜比隆而
皇上敬天凝命至誠感神無一事不與
天意相流通無一時不與

天心相陟降則所以仰答神明茂膺休祉者固無所不極其盛矣比者三逆蕩平已遣官告祭

郊

廟

社稷嶽瀆海鎮諸神臺灣歸順又專告

郊

廟

社稷一應典禮俱經舉行封禪告成之禮無庸議又科

臣王承祖疏請倣虞帝之制巡幸東方察閭閻之利病問風俗之厚薄設祭方岳以祈年豐禱雨澤又東岳密邇孔里

御筆所屆觀其車服禮器亦千古盛事等語伏考一歲之內徧巡四岳此三代以前巡省諸侯之禮自設郡縣以後未有行者舜之燔柴原因巡狩行告至禮其望秩山川是因祭天而望祭東方之山川非專祭泰山之神也我

皇上鑾輿巡歷凡所至之地輒詢攷吏治延訪輿情
或
訓飭官方或特加蠲賑無非省方問俗勤民重農至
意其祭岱祈年並禱雨澤之事非禮典所載應
無庸議至歷代帝王詣孔里始于漢高帝後則
漢明帝章帝安帝北魏孝文帝唐高宗明皇後
周太祖宋真宗皆以經過魯地展祀未有專詣
闕里故事我

皇上博綜經學宏闡心傳重道崇文千古莫並其東

巡特祀闕里應俟

睿裁疏內又言封禪之事秦皇漢武不過耀德張功

後世鄙焉臣等已于曹禾疏內議覆無庸另議

纂修

國史議

該臣等會議得歷代史書其體有二自春秋列

國史以及後代時政記起居注日歷皆用編年

之體自司馬遷史記以及歷代史書並擬次當
代國史皆用紀表志傳之體考之往籍宰臣書
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史臣紀柱下見聞
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則為日歷日歷始
於唐而宋因之唐會昌中命每歲末以時政記
並起居注付史館宋太平興國中詔參政李昉
記錄時政每季送史館乾道中又命每旬取所
修時政記與三省錄進聖語同付日歷所此前

代用編年之體修本朝之史者也漢明帝時班固奉詔撰光武本紀及列傳嗣後每朝增修並稱漢紀魏晉以後設有專掌國史之官唐顯慶中修貞觀以前國史肅宗以後每朝增修宋景德間因編太祖太宗正史命取兩朝日歷時政記起居注及諸司文字並臣下行狀付史館編成帝紀志傳天聖以後亦每朝增修此前代用紀表志傳之體修本朝之史者也至明惟洪武

初曾纂日歷萬歷中撰正史未久輒罷夫修史之難難於徵信耳目近則聞見不淆討論詳則紀載得實以當代之臣修當代之史始足信今傳後仰惟
皇上聖德神功超軼百代大經大法炳若日星今
御製集見經編校各館所纂
政治典訓
平定三逆方畧及大清會典俱將次告竣

詔諭制勑具在內閣章疏
批答具在六曹且起居注之設又與前代不同凡聽
政時
皇上親決萬幾面諭羣下時政之要悉得記載是
聖猷宸訓固已散著典冊但原委本末尚未彚萃成
書誠倣日歷體例編年記載則世則世法無一
不明備矣至於
列聖創垂光昭天壤

皇上至孝覲揚於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實錄特
勅儒臣重修
親加酌定
世祖章皇帝實錄呈進
睿覽逐一批閱而
三祖聖訓又經告成以此編輯正史分撰紀表志傳事

蹟實為具備即有應蒐採編入者及時裒集亦信而有徵應如臺臣所請舉行其一切應行事宜統俟

命下交與內閣翰林院逐一詳議具題可也

與張秋絽論孝經書

按漢藝文志載孝經古孔氏一篇師古註云庶人章分為二曾子敢問章為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後載孝經一篇十八章註長孫氏江氏

后氏翼氏四家又云四家及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為異夫既言經文皆同則長孫氏不應獨有閨門一章明矣惟隋志云孝經為河間人顏芝所藏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皆名其學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而長孫有閨門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又衍出三章並前合為二十二章孔安國為之傳至劉向典

校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為定有鄭氏註夫所謂長孫氏名其學者指今文十八章言也而下文則云長孫有閨門一章似乎今文亦有閨門章者不知此一章果在十八章内耶否耶長孫氏既有閨門一章何以江后翼張四家又獨缺此一章也隋志復云安國之本亡于梁亂至隋秘書監王劭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炫因述其議疏講于人間遂著令與鄭

氏並立儒者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文而祕府
又先無其書夫漢志載長孫氏說二篇止存篇
目未明指所說有閨門一章在內朔梁亂以後
祕府已無安國舊本炫所出古文一時皆疑為
偽作無可參考則漢長孫氏獨有閨門一章之
說亦不知作隋志者何所依據而為此語也至
於唐會要載劉炫請行孔廢鄭司馬貞駁之雖
以閨門之義為近俗之語非宣尼正說然亦仍

請鄭孔俱行及後奉詔鄭仍舊行而孔註亦不廢則謂貞獨削去閨門一章以為明皇諱者不能無疑矣明吕介孺作孝經或問直斷之曰閨門一章古文有今文無非司馬貞削之也貞固專主今文今文原無貞何嘗削之乎且明皇亦合孔鄭兼行豈明皇不自諱而貞代諱之乎其言至為明切特隋書所云長孫有閨門一章者宜更加攷証大抵從前諸説雖各有異同而所

謂今文分十九章及劉向以十九章為定之説書無明文終覺未安幸再一酌之

河源考

江淮漢皆發源于中國之山獨河在西域經數折而後入中國其經行之地時隱時見時伏入地中時出於地上水勢紆折漫衍而道里又遠在荒服莫能親履其境故歷代窮其源者虵虵乎難之夫禹導河止自積石積石者河之所經

而非其源也漢張騫使西域度玉門言有二水合流一出葱嶺一出于闐滙入鹽澤潛行地下者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則視禹貢所紀為已遠矣然而葱嶺于闐皆河之所分流而亦非其源也唐薛元鼎使吐蕃云得河源於穆穆哩石山史稱其說多迂怪未足為據元至元閒遣都實專求河源凡四閱月至鄂端諾爾之地有泉百餘澄泓散演若沉若浮不可逼視履高下瞰爍

如列星是即所謂星宿海者其地在吐蕃朶甘斯西鄙居中國之西南河之源發於此而尚未名之為黄河也自西而東羣流奔走滙為巨浸始名黄河然其流尚清人可徑涉又越數日而水始渾濁又數折而徑行大雪山是即所云崑崙山者崑崙距星宿不啻千有餘里則直以崑崙為河源者猶未可為定論矣越崑崙東北流而至禹貢所云積石越積石至蘭州而入中國

之境約略計之凡四千五百餘里然則山海經所謂崑崙去嵩山五萬里者其說不猶幾於誕歟今所傳河源志乃元學士潘昂霄所撰昂霄得之都實之家其說似可信夫河在中國之左性屬陽而勢勁北地泉少當水落時河身徧束未至為害秋漲則諸水盡奔入河而並河州郡遂受河患順河之性使自達于海猶且不時衝決如前史所記載況欲折之使南以為濟漕之

用斤斤於一清口爭強弱其不遺東南以昏墊之憂者幾希矣然而今日之患又不在河強淮弱而在河淮分流悍不相顧而河不為我用此言治河者所以蒿目而深憂也有志經世者溯河之源思河之流而務所以安其瀾而疏其勢庶幾其有捄乎

建藏經閣說

慈水雲溪山廣福寺僧劍磬謀建藏經閣于寺

南而令其徒名其言者白足走數千里募金于輦上貴人余聞而為之説曰夫釋氏之有藏經猶吾儒之有十三經二十一史也令之士子自入鄉塾守一經窮年矻矻而卒有白首紛如之歎至于十三經二十一史無力者既不能蓄有力而能蓄者復鮮蓄而能讀者又加鮮焉昔司馬君實作資治通鑑成惟王勝之閲至終編餘則讀未竟已欠伸思卧蘇子瞻常嘆昔之君子

見書之難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嗚呼此後生末學之通患也況乎學校之教既弛典學之官不復以購書為事所謂尊經閣者徒見其頹垣壞壁欹側于荒榛蔓草之中初未必經史百家之書盡具于是又何怪乎生徒之錮耳蔽目而日流于面墻也乎其言事浮屠之學而具大願力建閣請藏慨然仔肩是其志固有過于吾徒者也

張文貞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張文貞集卷四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徐步青

張文貞集卷四

大學士張玉書撰

御定全唐詩録後序

臣嘗讀詩傳見漢鄭氏所為詩譜指述數百年之世系及其詩之次第而正變之源流風化之得失較然著明可以為後世序詩者之法三百篇而後歴代皆有詩而唐稱極盛葢五七言今

體創始于唐其古體承漢魏六朝之遺亦别出機軸不相沿襲於時功令以詩造士自公卿以至韋布童丱以至白首無不朝夕講習以求合于古之作者而貞觀開元之間又有御製篇什倡一代正始之音為臣下標準故詩之盛必以唐為歸而其世次及其詩之屡變亦可考而知也當初盛之際以工鍊閎麗力矯陳隋之輕靡而李杜之瀲宕奇肆渾涵汪茫鎔鑄風雅者特

傑出于其間逮至中晚或以幽清或以縈豔或以奧博或以古崛峭厲如分塗别陌之不可强合而于三百篇六義之旨皆能各得其遺意是以代無今古體無正變必發乎情止乎禮義而後可以言詩不如是則絺章繪句雖工不傳裒全唐人集比類而觀之斯得失見矣我

皇上天縱聖明研精經史凡有評論皆闡千古所未

發

萬幾餘暇著為歌詩無不苞蘊二儀彌綸治道確然示中外臣民以中和之極而猶以詩必宗唐宜旁采以成鉅觀因命校刊全唐詩集乙酉春翰林侍讀徐倬迎

駕于吳門復進所編全唐詩録百卷時經事緯而詩系焉

上覽而嘉之以其勘訂精審賜金授梓仍進倬官為侍郎此曠世之希遇也刻既竣

御製序于卷端用垂不朽將使稱詩者循唐人之津梁究三百篇之奥窔而又先自治其喜怒哀樂之節以務協于興觀羣怨之宜則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不獨見于聲詩而即形為風化庶可仰答

皇上漸摩樂育之至教于萬一也矣臣奉

命敬跋編末竊于兹有深望焉

御製清文鑑後序

粤自羲皇觀河圖畫卦開文字之源而黄帝命倉頡作字肇六書之始葢造物菁華之所苞蘊必發於開天首出之一人前聖後聖其道同也

臣等恭奉

御製清文鑑全書並

御筆硃書稾本七函敬偕廷臣依次展繹誠懽誠忭

颺言于末簡欽惟我

皇上躬膺圖歷道協中和文教爾皇武功熚赫遐邇

蕩平而五兵習而不試陰陽協應而七德備以

遐宣既奠生民于衽席之安旋被一世以詩書

之澤盖自

宥密單心以迄方州巡歷纔罷封章旋臨典册

睿製麗於三辰

御藻光於八體洋洋乎弘謨盛業巍煥難名而經傳

史鑑諸書有關於治理世教者又悉經

宸東評斷鋟梓渙頒業已布四海而垂奕禩矣茲以

本朝國書所係至鉅追溯
列祖創制清文以來肇啟宇宙之經綸廣訖中外之聲
教允為庶績之所標準百世之所率循顧點畫
具存而大義未析音聲咸備而疑似或多以此
歲久流傳漸滋訛舛耆舊衰謝莫與參稽及今
不為修明恐日後益難釐正
皇上仰承
祖烈特製鴻文命儒臣日進一編

御筆親加裁定上稽穹昊下瞩垓埏旁羅日月星辰
兼舉五行四序精極于性命道德博洽乎禮樂
兵農人事物類之繁日用飲食之節靡不條分
類聚該貫于其中焉總之
聖無弗通故義窮今古
明無不察故辨晰徵芒出話成經復引經以徵事考
言制事更援事以證文觀于
綸綍敷宣每發一言而如見萬里軍機旁午輒馳片

札而如在目前譯之皆典謨訓誥之辭推之盡
遠近幽深之理惟國書施行至要辨析研求用意
至精粤自始編以迄竣事凡極數年之工力不
憚五夜之勤劬雖在師行及當巡省靡日或輟
乃告成書繇是
昭代典制聿彰咸知可法而可守羣倫聽聞皆一用
以是訓而是行爰錫嘉名曰
御製清文鑑自玆

列聖之精意悉宏闡無遺而天下之文章洵莫大乎是

矣至于書後別有提綱若干卷提綱之旨本於

字母字母則變化無窮提綱則廣大悉備總彙

篇目共二十有五卷臣等竊幸職親丹地覩

盛美于石渠天祿之閒復得名挂青編近

光華于玉軸瑤函之内利用溥而誦習靡涯含蘊深

而形容莫罄惟千百國共戴同文之治億萬斯

年永欽有道之長臣等曷勝虔惕欣仰之至

刑書纂要序

自漢以後刑律代更至隋開皇中定笞杖徒流死為五刑而其法遂不可易唐律篇目一仍隋舊惟疏義為獨詳宋與明實据摭而損益之嘗考唐律所載律條與今異者八十有竒其大同者四百一十有竒而今之律文與唐律合者亦什居三四葢其所從來者舊矣顧律文古質簡奥難以猝讀而經生家又輒視為法律之書不

肯深究迄身為刑官乃勉强檢按取辦一時無
慼乎學士大夫之能精于律者鮮也比奉
詔旨審定律例書無似忝預總修因念律無訓釋易
滋法吏舞文之弊特為章分句析鉤索其隱深
之旨而別其辭之介于疑似者要歸于平允寬
恕以期仰副
廟堂如天好生至意于時纂修諸君皆一時人望而臨
汾文青徐君為之眉目文青自為諸生時即嗜

讀律瀾翻背誦雖嵩門名家不逮既舉孝廉官中翰所至必以律自隨及遷西曹郎據律斷事益伸其志其同修律例也每樹一議設一難或援彼以喻此或沿流以討源無不疏通證明折衷至當余與澤州嘉禾兩公相倚如左右手焉文青修律之暇復著纂要若干篇出以示余余讀而喟然與曰記云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夫聽獄者求人之生

即一人之獄以讞決其輕重者也若疏解律義而求人之生則如衡持平如隄防溢務令銖黍毫髮無畸輕畸重之失然後刑與罪相準使刑與罪稍有銖黍毫髮之不準則罪名不當名不當即不得輒以其罪坐之而其閒可矜可原可減可累減之故更為之反覆辨其情實而可生之路出矣審于律有可生之路而人之得遂其生者寧有既乎因是而嘆九章之律成于漢初

唐律及疏義成于貞觀永徽之際乃其後酷吏卒不絶于世彼其人非敢蕩然盡舉成法而變易之也特用意憯酷故引律皆刻深耳文青是編晰異闡微俾律無遺義所以解聽獄者之惑而激發其怵惕惻隱之心者不啻鎸于申之是雖有刻深之吏亦當惕然省矣仁人之言其利溥其斯之謂歟謹書卷端以質諸當世之知律者

鄭寶水先生易蒐序

自漢以後治六經者人各𢁉一師說白首而不敢變其說愈紛其義愈𩔖京房氏以陰陽災變解易而讖緯之學祖之王輔嗣以清談解易而虛寂之學祖之管公明以筭數解易而奇遁之學祖之符讖筭數儒者所不道惟弼註爲近世所宗然弼善學老氏者也性命之學流爲老莊老莊之學流爲申韓支分派别屢變而失其傳

極其害不至於賊天下不止嗚呼曾聖人之教而支離若是乎易之為書彌綸六合包孕萬象凡後世諸儒假托傅會牽引穿鑿者大抵皆易象中所有但欲執此以求符契于聖人之旨則不啻眇者牖中窺日而已聖人以易為日用飲食而後人務為新奇可喜以愚惑天下之耳目此其所以蔽也從來汲學嗜古之士史傳所載指不勝屈而踐履篤實者什不能得一或身負

天下重名一旦臨大事顛倒瞀亂猝然而有折足僨餗之敗非其才不厚力不裕不善學易故也夫學易而不稟於道不獨無適於用且喪其身世之履壯搆險出處不慎而卒踵京房之禍者亦豈鮮哉繫辭傳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懼以終始其要无咎吾夫子之説易也吁盡之矣程朱傳義反覆象占研理深而攝教廣故其書至今不廢帖括家錮陋闒茸偷耳剽目習而弗

知寳水鄭先生痛之網羅舊聞折衷大義著易蒐若干卷立論精徹切實祖伊川而禰考亭其餘諸家緒說旁摭博取如喬耳之竊附焉而皆不悖於聖人知危知懼之旨其為經傳羽翼何疑夫六經同一旨也不以鑿累質不以巧汨實不以紈綺醲艷而厭布帛菽粟後生小子辨逵而趨庶幾無歧路矣乎

張秋紹孝經小學口義序

潛庵湯公撫吳兩載念江左民秀而俗偷愁然
傷之凡所條教措施孳孳以仰副
諭旨崇實返樸為務自月吉讀法而外輒舉孝經小
學二書為吳士民勸又延禮名儒有學行者為
之疏解以暢繹與旨錫山秋紹張君實應公辟
主講席今年春孝經講甫竣會公膺
特召爰屬秋紹輯所講口義重加訂正授梓人廣其
傳葢公所以教民敦本之旨至懇且懇矣在昔

治孝經者漢長孫氏以下無慮百家今文古文同異若聚訟而大旨炳如並存不廢兹編序次一遵今文獨存閨門一章以仍古文之舊其闡繹經義切近深微穿貫朗晰而尤以敬之一言蔽孝之終始余受而讀之三嘆而興曰是誠可云知孝矣乎經之義理一而分殊體約而用博推之極于天明地察通神明光四海而約之則曰身體髪膚不敢毀傷夫下堂而傷足毀傷之

小者也辱身隕名哉及于親毀傷之大者也曾子之論以事君涖官交友居處戰陣不盡其道皆謂之不孝而其生平臨深履薄之意直至啟手足之時然後知免由斯以觀孝莫大於敬身敬身則不辱不辱則不傷其親不能敬身者反是言不軌道行不軌法位驕祿侈服竒志淫惑溺於異端馳逐於功利一矢口一跬步之間其身蹈于不孝而貿然不自知者多矣可不懼哉

或曰經之言理備矣其節目次第奚所取則焉曰湯公以小學與孝經並講豈無義乎小學者萃曲禮少儀內則祭統諸篇而區别其義類者也記舉其詳小學舉其要擇善而蹈孫志而篤行之孝弟之念油然而生矣化民成俗直指諸掌耳秋紹曰是則公之志也遂書為序

蕭長源奏疏序

長源蕭公受

先皇帝知遇以順治十七年擢侍御史

今上御極之七年秋用臺班宿望簡入卿貳竊覩公

立朝本末毅然以天下事為已任中外想聞丰

采者亦以公輔之望屬之不僅以文章著也夫

奏對之言與著述異廣川家令而後惟陸敬輿

奏劄通達治體曲中事幾不求工於文而文傳

焉曾魯公亦云張安道論事人主前數語立決

皆粲然成文可書而誦嗚呼文章經濟具見于

是矣蕭公九年來抗章累百自容奏外裒其藁得若干篇余讀之而歎公得君之盛也公事

章皇帝未久甫入臺即以敦教化之說進

今皇帝萬幾在御公益厲謇諤展布腹心凡所條列有朝奏而夕報可者有補牘再三部議中格卒得

俞旨從公請者如儆星變䘏災荒稽覈奏定紛更核督撫嚴考察澄銓選革邪解朝常國紀吏治民

瘼無不條分縷析朗若列眉至於屯墾事宜區
畫尤晰先後犢凡五上卒行其議而後止何其
偉歟歐陽永叔謂天下大計獨宰相可行諫官
可言夫兵刑錢穀問而不答相臣之體也然使
諸司有一事不受成於宰相則為失職言官於
天下事無專屬假令平日未嘗留心利獘一旦
身任建白不得已以一言塞責辭漫漶而無據
事迂闊而多舛章下諸司一加奏駁則其說立

沮矣即如屯墾之法歷代有成效我

朝二十年來軍興供億訾筭疊增而此法屢議屢

罷言事者無成畫而任事者多籍口讀公之疏

其亦可慨然興起矣乎夫敬輿早年得君風議

切諫常在密勿建梁之地然而木蝨蟲生中遭

沮抑猶且不卒用以是益嘆公之忠誠能上結

主知而又歎我

先皇帝與我

皇上之從諫如流真不啻千載一時也是編出使讀者知士君子遭逢不諱之朝不可以苟且緘默遺天下議豈獨其文傳也哉

褒忠録序

國家軍興七載禁旅碁布仰賴聖天子廟筭決勝次第削平凡文武將吏竭忠誠以扞疆圉者往往

詔旨嘉歎至於再三賚予遝攉恩踰常格以是載之

簡策用紀國恩示激勸豈小補歟張君式似舊守鳳翔刻褒忠録成屬予為序予讀之而喟然太息往者固原之變秦州繼陷全陜震驚時君自神木令攝守州事倉卒為清水叛民所執賊愛其才弗殺也責令餽饟與十人者俱君緣道散遣其衆乘夜南逍為邏者所獲又以計跳身脱間關至鳳翔列賊形勢白於諸大帥謂賊軍方屯漢中距秦州千有餘里今堅氷積雪騎無

所逞道遠失援此天贊我也宜急出間道潛軍襲之諸軍從君言復秦州固原之勢益孤賊遂大挫夫秦州為故成紀地乃自古秦蜀必爭之樞東連關中西接臨洮北扼延慶平凉南通漢中接巴蜀西漢末為隗囂所據三國時魏人置戍晋以後劉石符姚以迄拓跋守文皆畫地固守金源置鎮遠軍宋數出師爭之葢其地憑險四達如此方事之殷也秦州失則隴蜀連衡賊

得併力東向鳳翔必危又河西五郡隔絶軍後使延慶之冦疾馳潼關雖智者不能代為謀矣君之保秦州非獨一州之烈實三秦得失向背之所繫也或曰君瀕險得脫屬有天幸設賊終困君於秦州或中道被縶計無復出君當奈何噫君之得脫於險天也天之不戹君於險惟君之忠誠有以格豚魚而涉坎窞故雖險而不及於難當賊利誘害怵百端撼君屹不為動卒出

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孤踪蹢足完節自歸而且設奇建策力遏賊鋒以奏成績誠而智忠而有謀天相之矣豈區區徼倖萬一所可同日語哉

今君奉

新命改守濟南濟南亦南北之眷也水陸輸輓適介其衝頻年師命促數水旱不時正賢者痗心疾首之日而君以盤錯既試之效便宜施設其幹濟必度越尋常百倍巽曰

天子旌能奬勞風示民牧載筆之臣將大書特書不一而足也而又何待於余言

寧遠祖氏譜序

國家肇造區夏英傑景從遼左世勳宿將攀龍麟而附鳳翼者實與滿洲諸老臣並起於風雲遭會之際而寧遠祖氏尤為諸望族之冠曩余扈從至

陪京過明東協副總戎公墓道駐馬肅入撫碑拂

蘚則其子大將軍兄弟之名在焉因慨然欷歎曰明時稱邊將戰陣有勇一日而禦九門之兵者其此公歟緬想風烈低徊者久之比載筆與修

國史獲覩天聰崇德間拔取大凌河及克錦州遺事凌河之役將軍乘夜入

御營已約降矣而復不果退守錦州孤城十餘年然後識時嚮順

太宗皇帝仁聖大度不責前事而益勗以黽勉建功於時將軍感激垂涕頓顙于旌門之外且策厲諸子弟共竭忠貞以矢報稱而祖氏世業之昌光耀之遠實始基於此竊按祖之先為商祖己之裔晉以後世居范陽至鎮西將軍逖之少子始流寓於滁歷數十傳而至明初有自滁從戎度遼者累功授寧遠衛指揮世職遂家於寧遠迄今十有餘世門閥日啟瓜瓞日繁而族系未有

專譜副都統心標先生瞿然念之顧滁陽代遠
傳聞異辭即明初度遼以來事蹟湮失者亦概
從缺略於是追闡前烈斷自八世始其十世則
為大將軍兄弟十一世以下或開制府或統禁
軍或躋藩臬或秉學憲一門列顯秩者凡八九
人而心標先生之治閩也威愛互行軍民戴德
不啻鎮西之在豫州其他子姓繩繩濟美復如
朝陽之旭方熾而未艾可不謂極盛矣乎先生

譜成以學憲起凡為先大夫乙未所得士余辱在世講知家世為詳介弟協領燮公又適駐京口乃不棄固陋問序於予予既据所見聞書于首簡因嘆先生之勤勤於此譜也將使後人展而讀者上念

國恩遠紹祖德油油然發其敦本睦族之心而益奮厲于竭忠貞以矢報稱之誼則先生之用意為至深而垂訓為至遠且大矣傳有之葛藟能

庇其本根言乎枝葉之茂即本根所倚以為固也又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言乎族大蕃保之以令德而繼世當復為公侯也吾於祖氏之子孫卜之矣

養生微言序

養生之學儒者所不廢稟氣之厚薄命數之延促造物者主之雖父子不相賜也而疾疫災眚之或消或長四體百骸之或榮或衰譬樹蓺然

鹵莽滅裂與辛苦灌溉者人自食其報耳造物何與焉故曰知命者必重養生雖然方士迂怪之術每哆口言神仙其事既荒誕而不可信即所云餌丹砂服金石亦皆以身試藥而一利不能勝百害者也理之最切近易效者無如呼吸吐納人生天地間惟氣盛液行坎離相濟可以有延年却病之道外此皆魔妄耳而好奇者每以淺易忽之昔東坡晚年精養生學其自言得

力處則曰老生常談即是妙訣嚥津納息積久自效不須求新奇也可謂至言不煩會稽章子究心日久手疏微言一編以切近工夫指示來學而真實妙義具備於中有志者力行之而不止方知其事之有實驗而東坡之論初不爲英雄欺人語也抑余更有聞者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假使利害毀譽聲塵受惱曰轆轤於方寸之中而徒欲以區區導引吞嚥補其

缺陷本既先撥而枝葉豈能復榮縱日講養生之學何救於萬一哉夫外輕而內適則心無憂矣息恚怒抑躁競節言語平忮刻淡泊寧静以守其真而後肆力於滋息培養庶幾其有得乎則願以一言蔽之曰善養生者自養心始此章子未發之藴也謹揭之以書於卷端

送李侍讀楊職方同使安南序

國家懷柔遠人東西日出入之鄉罔不率俾而安

南視他屬國為近自奉正朔以來賜恤賜封使者冠蓋相望於道恩澤至厚今年夏四月滇南奏安南國王黎維禧以兵脅安南都統使莫元清襲高平地元清竄入滇而粤西撫臣亦奏維禧賫牒來訴以黎莫世郄為辭

詔下諸王大臣議僉曰蠢爾蠻邦不奉朝命輒肆侵奪無人臣禮請亟移師聲其罪或易王封或置郡分五管如前代故事而

聖天子不忍也兵部臣因請降
勅粤西守土臣馳檄諭維禧令即歸元清故地不則
移師未晚
天子又慮尺一之詔不能盡布德意命慎擇中朝臣
具才望善辭令者乘傳宣諭於是院臣部臣咸
推戴侍讀李公仙根職方主事楊公兆傑
制曰可二公既聞命趣裝就道朝士大夫羣餞於國
門外或私相語曰交人自漢以來叛亂相尋屢

煩師旅令謂兩使臣至能即率命否乎予曰必
率命無疑也夫黎氏以莫氏世郄為言其辭遁
矣我
國家既開西南道元清歸命實先
朝命授元清都統使是即
天子命臣也
勅元清仍世長高平地是即
天子分土也黎氏嚮順在莫氏後

國家不責其既往錫以真封謂宜與莫氏各守外圉恪共臣職令維禧甘為戎首蔑王制復私讐一舉而三失焉誰為黎畫此謀者吾聞交南驩演人頗嚮學夫豈不知畧地之非而乃謬以春秋大復仇文飾其說其亦悚然有悔心乎兩使臣引擅兵爭奪之罪與後嗣不敵怨之義從容諭之必有能頫首聽命者或曰彼獷悍善變難以理屈所懾者利與害耳夫即為黎計滅莫氏

非黎福也昔陳氏王安南百餘年而黎滅之陳之憾黎視黎憾莫孰甚其外環西隣老撾南隣占城皆曾受黎虐欲得而甘心者也獨黎受中

朝封爵倚藉

天威可長恃以無恐一旦為中朝罪人則起而復九世仇者將環列而踵至黎尚得安枕卧乎既陳說以大義復曉譬以利害猶不惜然悔罪趨還莫氏故土是速禍也黎雖愚必不出此嗟乎以

我

國家全盛之力遣一旅斬關聲罪如摧枯拉朽耳

今不即殞貔虎之師戈船下瀨之士而儼然

璽書慰諭

國恩深厚不啻覆載兩使臣以立談銷甲兵上揚

天子威靈下救交人生齒數百萬以視前代征南諸

將之功豈不更偉哉是可為二公券也或曰子

之言然盍志之因書為序

施匪莪嘯閣文集序

兼才之難自昔已然不獨理學經術政事文章若分河飲水不能相及也即如文章一道詩歌詞賦和聲叶律之文與所謂古文辭經經緯史者判然二矣而詩之為古體為今體文之為敘事為論斷又往往各有師承區疆畫陌於是操觚之士不得已而窮老盡氣專精於一業庶幾有所托以立名如三唐人以詩應制舉而自一

二大家而外輒用一體擅長或單詞傳世則其他可知已泗上施君匪莪博極羣書陶鑄百氏其見於論著獨能易古人之所難嘯閣集詩多至數百首結撰之工巧掇拾之敏給為傳長虞王介甫諸公所不及暇日又出所為文若干卷示余余受而讀之如金舂石戛如劍花星芒如百川之深流如五兵之森列窮形極態無物不有竊謂嘯閣詩集古人已成之句千腋為裘有

目共覩而文則比事按義無規橅古人之迹而名章俊語絡繹奔會非寢食涵濡於兩漢八家者不能世之學者未之或知也集中所載若字學醫理以及形家之言皆別有篇目而余反覆賦鏡録一編嘆君經術政事可以維挽吏治潤澤生民不當斤斤以文章著乃跡其十年來宦游所歴由廣文稍遷為令僅得一小邑比及報最復入為司城縱簿領不煩而浮沉俛仰不獲

大見設施於世亦可謂嗇於遇矣而君坦懐寄傲處之泊如散衙以後把卷洛誦儼如後門寒素客至則一茗一蔬相對竟夕其恬適曠遠之致全體晉人宜乎其才日裕學日充而著書日益富也夫長安輪蹄駁遝士大夫爭以脂韋相尚目簡黙為疎庸鄙詩書為迂濶君位卑職散卓然有嶽立千仭之槩雖未嘗侈口理學而清修介氣歴久不渝真所謂行己不媿聖賢者推

而經術政事皆其資深逢原者矣區區文章云

乎哉

張又南詩文序

關中又南張公吾宗之望也公從大理卿奉

命涖八閩提督軍事旋纘襄壯公舊服位列徹侯威

望益重越今六載而環海無刀斗之警貢舶市

舶相屬不絕軍民浹和閩稱大治先是戊辰冬

公乘傳來朝特被

溫諭命三歲一入覲迄辛未秋屆期陳請

天子俞其奏冬十月馳至都下

陛見之日慰勞有加賚予稠疊比行過余言别曰僕

本以儒臣謬典軍旅幸無隕越顧宿嗜未忘閒

從事于書史歲月既久得詩文若干願為我叙

之余讀之喟然而興曰

國家太平文德之盛勲臣保障安輯之功具見於

此矣惟閩襟山帶海夙稱輿區異時賊寇奸宄

展轉遺亂文武將吏相呼尋于干戈戰陣之事者四十餘年自廟謨耆定以後郡縣及於島外絃誦徹于荒徼疆圉晏堵文恬而武嬉由是為將帥者得以餘閒修郊射之容講雅歌之節自澤其身于詩書六藝之中而使一時兜鍪跗注盡脫其剽悍不戢之氣以相與扞衛其人民而約束于軍律於戲豈非休遇哉雖然有其遇矣而非得公之才與學則

亦不能至焉昔襄壯公之鎮西陲也久番部歲時款塞不敢馳介馬入牧於境上於時邊鄙不聳幕府無事因而延致宿學負文誉之士如李天生王山史諸君偕公昆仲游覧討經史鑯礪詩古文辭穿穴貫通學殖日富而公天資踔絶其才力尤足以副之今集中所載詩出入三唐格律工穩而時溢竒氣文具磊落英邁之概不名一家即書疏酬答亦為海内所珍重藏弆何

體備衆妙一至是耶夫文章事功古難兼擅公古垂勲名于琬琰竹帛之上而孳孳焉揚扢文事如此豈不以遭時休明雅化翔洽將帥之臣公侯之子孫必能折節嚮學不矜其功伐而後可長享福禄令名於無窮則是集也公寧獨以博洽雄視一世凡所為紹襄壯公之光烈而保世滋大者悉于兹寓焉是用書以為序

楊瀣仙心𠙶集序

子之報其親也三年之喪而已乎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又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君蒿悲愴之意至於白首没齒而其哀未有已者人子之心也聖人制禮凖乎情酌乎義以為其勢不得不有所止故親喪之服斷以三年而自虞祭以内寢苫枕甴関小祥大祥菜果醯醬食各有節迨入禫而始淡其淡也所謂制禮不敢過也人子之心豈其有淡於親也哉至於居廬之制

初喪則君為廬宮之大夫士禮之既塟而柱楣塗廬君大夫士皆宮之其義倚木為廬在中門外東墻之下蓋古人之居廬皆廬於其家而所謂廬於墓者無明文也雖然禮特為君大夫士言耳生長貧賤席門穴牖其井臼牀銼雜陳於一室之内安所得廬而倚之即不然古者大夫三月而塟士踰月而塟塟之距朝夕奠未幾也因不忍造次離於親側於是築室墓旁以風浪

露宿終其無已之痛雖記無明文謂之知禮誰曰不宜灉仙楊子天性淳孝嘗刲臂以療親疾及罹大故日以一溢米倚哭於屋之東偏既塟而餬口四方不得遂廬墓之志乃鈎考古今人得行其志者自漢申屠子龍而下若干人旁摭其事而繫之以詩題曰心廬集此與皇甫士安作高士傳以自況者不同而其用意則良苦矣記曰視無形聽無聲方親之生存耳目視聽常

在形聲聞見之外及親既殁而衣裳梠棬觸物思痛固不必身在墓側然後悲哀發於胸臆也且不甞讀曾子之遺書乎險塗隘巷不求先焉以愛其身是以跬步不忘父母也出言以鄂鄂行身以戰戰一言行不忘父母也見利思辱見惡思詬嗜欲思耻忿怒思患一發慮不忘父母也繇斯以推楊子之為倚廬也多矣以視夫風餐露宿於墟墓之間者儻所謂其事則異其志

則同者也嗚呼世風濇而孝道衰衰絰之中婚姻燕饗浸淫成俗恬不知怪縉紳士大夫則有非金革之事而訟言奪情者矣又其甚者託辭令甲謂以私家持三年之喪而三月六月以後服官視事輕肥出入無復有哀毀見於顔色噫吾願以心廬之義告之

北海集序

學士遇義鄂公既没之九年其子中舍賡君出

公所著北海詩集若干卷示予且屬予為序予縮恧愧汗敬謝不敏比啟牘則洪文襄之序在焉公與文襄共事吳楚間者久文襄知公為深其序公集也簡而質信而有徵後生末學聞見黯陋豈復能道揚萬一為公重哉嗚呼我

祖宗朝累葉作人生材不盡崇德中頻舉制科得人尤盛方公領鄉試第一胸中已穿貫經史歸然負大人宿儒之望矣

世祖章皇帝既定天下公即橐筆官禁近囬翔館閣十有八年洊躋翰林學士兼少宗伯之職
先皇帝雅重公文學固亟欲公秉鈞贊元日夕獻替於旃厦之上而自初元入關以後命公佐籌師中者迄無虛歲
國家大征伐如定三秦下吳越克八閩平荆楚靖滇黔或以親藩仗鉞或以重將握符而公皆預參帷幄定策決勝蓋自古軍旅之事必資通經

術崇信義之人秩然示三軍以禮而後其衆為可用被廬之蒐趙衰讓於郤縠謂説禮樂而敦詩書惟縠為可嗚呼

先皇帝之久煩公於征鼙戍鼓間者意其在斯乎集中所載大率使車瀏覽感時紀事之作為多昔人謂單門寒素足不踰井閈雖藻思綺才淩轢顔謝終難免於齷齪之誚公馬首所至幾於九土游其八矣山川之瑰異風物之變還悉有以激

發其磊落吞吐之氣豈區區郊寒島瘦所能彷彿其萬一者乎至於鋪陳軍容張皇天討直與車攻吉日江漢常武諸篇後先競響今讀之而鐃音凱奏與大將軍躍馬涖陣處歷歷可指也所謂進風於雅而以史兼詩者惟公有焉使天假以大年獲覩

今天子休明黼黻之盛則公之詩當更有埒於卷阿

既醉之什為

國家鼓吹郅治者而惜乎其止於此也讀竟留連

久之敬題末柬以歸中舍非敢曰序公之詩也

葉星期西南草序

星期與余别十二年矣性不耐為吏經歲而拂

衣俯仰侘傺無以申冩其孤憤欝邑之氣而一

寓之于詩頃歸自嶺南顧余于埜廬留連信宿

出示西南行草㕒齒所歷既極登臨覽觀之盛

其所與酬唱往還又多海内倜儻磊落不羈之

士而詩之竒皆足以發之余讀竟驚伏顧謂星期曰近人稱詩者多矣而傾吐懐抱大放厥辭排哭聚几不名一家未有與子頡頏者也請子述所以工詩之旨可乎於是星期抵掌語余曰放廢十載屏除俗慮盡發篋衍所藏唐宋元明人詩探索其源流考鏡其正變蓋詩為心聲不膠一轍揆其旨趣約以三語蔽之曰情曰事曰理自雅頌詩人以來莫之或易也三者具備而

縱其氣之所如上摩青旻下窮物象或吠或啼或歌或罷如泉流風激如霆迅雹擊觸類賦形騁態極變以才御氣而法自寓焉世之縛律為法者才蕭而氣茌徒為古人傭隷而已烏足以語此余聞之撫几而嘆旨哉斯言足以砭俗學之膏肓破拘攣之痼疾矣遂與促席品次古人之詩星期持論齗齗多否而少可謂千餘年間惟少陵昌黎眉山三家高山喬嶽拔地聳峙所

謂豪傑特立之士餘子不足擬也余因三復星期諸作而求其比似則鋪陳排比頓挫激昂類少陵詰屈離奇陳言刋落類昌黎吐納衆有涌泉萬斛類眉山緣情繪事妙入至理而自嫺古法其才氣之縱軼寧或涉于頽放怪誕為世所訽姍而必不肯為偪縮依傍之態甚矣星期之學能不媿于其言而卓然自成為一家之詩者也茲游語溪將偕孟舉吳子為宋元詩選且謂

暹詩既跋即肆力于古文辭以求合乎先正作者夫詩與文道一而已以星期之才日進而不止更十年後東南稱文章鉅手為後起領袖者舍星期其誰與歸余雖學殖荒落願俟星期集成援筆而序之

畿輔志序

維我

國家誕受景命中外効職文軌畢同燕京定鼎雖

踵前代舊迹而經營締造百度聿新三十餘年以來德澤漸濡建置周密洵足淩軼往古昭示來茲固不恃區區形勢之勝稱天府都會之雄已也在易觀之象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古巡狩方岳十二年一舉而畿内甸服則有春秋時巡之典列國諸侯貢詩於王朝爰頒政令以變易民俗而王畿尤為風化之首自風詩既廢所可徵者者志乘而已志乘具則美惡昭法戒

備此在列服猶不可缺而況京師首善之地乎

方歲壬子

詔允閣臣請命各省分輯志書督撫臣上之史館彙

萃編次用紀大一統之盛屬以軍興未遑蕆事

頃者海宇謐寧文字翔洽各省志次第成帙而

畿輔通志亦繕稾報竣會其奏

命填撫八郡獲受而卒業考其條目綜其義例疆分

理析部列族居粤自山川扼塞土田賦稅以及

關津郵傳城郭堡戍之沿襲與夫宦遊土著名賢碩彦之遺蹟方土物宜禽魚卉木之産植凡屬職方訓方之所掌道川師邍師之所頒辨皎若眉列原委燗如以是上備

聖天子體國經野之資下裨大小官司承流敷化之助信所謂綱舉目張班班可考者矣于是申檄所司授工鋟梓裝演讐校計若干卷某幸例得厠名卷端撰序始末竊因是有憬然滋懼者

焉燕之建都邑也遼為南京金為中都元為大都路明改建北京數百年間歷朝規制按籍可攷田野何以瘠何以腴軍實何以堅何以脆户口何以羸何以縮風俗何以淳何以漓軍吏雜糅莠良錯處或控御失術奸宄蘖芽或剷變適宜獄市不擾雖古今殊勢而治忽一理某與諸君子恪秉

簡書撫河山之遼闊軫民庶之殷繁屬兹守土與有

均責一或失當即隕越隨之是則某所執卷三復如涉淵冰者也是書也始于康熙十九年之七月成于二十一年之四月總裁官前廵撫僉都御史于公成龍監臨提調官叅議董君秉忠僉事吳君元萊董理官保定府知府紀君宏謨總修翰林院侍講郭君棻自餘分纂諸執事俱詳書别簡云

辛未科會試録序

欽惟

皇上聖神文武光被海宇三十年於茲綱紀修明教化翔洽殊方絕域之衆咸畏威戴德稽首嚮順於荒遐萬里之外而庶司百職事之凜凜効職者皆恪守尺度以奉行

朝廷德意將使薄海内外無匹夫匹婦不獲其所而一時為士子者無不蒸蒸興起思驤首於

聖世以自踴躍於功名之路葢大澤之霑濡久矣必

世後仁斯其時也民生日以厚民俗日以醇而其昭融昌熾之象尤先見於士氣則遭際盛時而以文章藻黻至治豈非儒生之厚幸歟歲在辛未天下貢士待試於禮部者二千五百人有奇屆期禮臣以考官請

上命臣玉書偕臣廷敬臣光地臣士禎同往典試事臣學術黯陋文質無所底仰蒙

皇上不次拔擢回翔禁近入直

講筵洊歷部務進叅機密荷

恩深重不克展報尺寸臣奉職無狀如此而

皇上猶不斥其駑下輒加驅策茲復委以掄才重任

臣益切大懼矣臣惟主司之所憑者士子一日

之文而已其文合於度則録之不合於度則黜

之雖其人宿負文譽而為主司者因其一日之

短黜而不録即怨謗滋起不能恤也且既已糊

名易書而或以好名懼謗之故欲稍存一揣摩

物色之見以冀倖於一旦名曰憐才其私一耳

臣誓與諸臣力戒之言者心之聲也帖括之文雖以應制舉而其精神心術之所在或正或邪或誠或偽未甞不發露於議論離合之間第衡文者不深察耳夫駿明堂下一言叔向猶聞聲而知其人況三試其文乎臣願與諸臣力勉之

自丙戌以來文體凡屢變矣

皇上加意右文人才蔚起一時英俊之士翹翹焉欲

去時文軟熟膚淺之病以古學相尚而不善學者至以脫繩墨為高雜稗爽為博冗雜而不馴汗漫而無當其弊將流為蕩閑軼矩之歸而且浸淫有離經背傳之患臣至愚𫘬𫘬慮之夫文有理焉有法焉有辭焉理必依傳註法必宗先正辭必本六經如水之有坊農之有畔不容越也初試之日即以此意傳示諸士比至校藝則寧質毋縟寧實毋浮寧簡毋冗寧易毋僻其為

支離謬悠之說得以詭遇而倖獲者抑已罕矣而又於再試三試之文觀其該洽今古之學則諸士中亦遂能分條晰縷於人品之純駁吏治之緩急道術之源流律呂之條理歷歷指陳其端而疏通證明其義於是臣與諸臣執卷相慶謂天下沐浴

教澤之久而實學有本不諧流俗之士出於其中故其文多卓然可觀如此人才關乎氣運詎不盛

欽校閲凡二十晝夜得卷一百五十有六今録其雅正者二十篇進呈
睿覽臣謹颺言簡端進多士而朂之曰
國家今日之甄録諸士惟其文也異日畀之政事而登用之惟其人也以爲科目不足得人耶姑無論往代即
本朝五十年間由科目致身而姓名焜燿於簡册者項背相望矣以爲盡得人耶彼列上第躋華

膴一旦隕墜至於身名俱辱者亦指不勝數矣然而用人之法終不得不重科目誠使一科之內得一二人者樹功立名於不朽則於

朝廷設科取士之意已自無負但為士子者身受

國恩宜人人思有以自見顧安得借一二人之樹立以自逭其責也　臣願諸士各踐其先資之言本經明行修以達於規為措注之際所謂實學有本不諧流俗者不獨見於文字而持身服官亦

由是焉記有之曰毀方而瓦合言能與物同也

曰砥礪廉隅言不刓方以為圓也既言與物同

而又言不刓方者何也以廉隅為體以瓦合為

用特立獨行與推賢讓能二者交盡庶幾儒行

備而有裨於治理乎宋臣李沆論為治之道亦

謂勿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夫浮薄喜事之人

皆其不能特立獨行推賢讓能者也諸士自勉

為經明行修而耻出於浮薄則所以為科目重

者在此所以報
國恩者即在此而臣等孜孜焉因言考行期仰副
皇上鄭重掄才之心以成
國家昭融昌熾之象者亦可藉是以答
休命矣諸士其勗之哉

吳江縣志序

皇上御極之二十有二年直省大吏各奉
詔旨上所修通志於史館玉書承乏為禮官得次第

檢閲而府州縣志藏諸有司無寓目者知吳江縣事郭君屬邑紳葉君星期修縣志成特郵書京邸問序于余余受而卒業見其發凡起例綱舉目張視明莫正學徐給事二志之舊損益各半蔚稱定本遂不辭弇陋而為之序曰縣之有志通志之權輿也通志紀要縣志紀詳故辭宜該事宜博雖然義例不具持擇不嚴雖該且博無取焉大凡物足以贍財賄利器用事足以厚

風俗備董勸則雖草木蟲魚畜牧孳息之數摶埴輪斵良窳工拙之藝與夫井陌耕饁委巷纖悉之務孤嫠孝婦幽憂煩寃之隱皆不厭瑣贖籍而記之以是為盡心民瘼者之所有事若乃琳宮梵刹倏創倏湮園林墟壠或存或没以及諛墓頌德之文遊讌贈處之什一無繫於得失而沾沾載諸簡策是亦可謂不知類矣郭君之輯志也義例秩如寧嚴勿濫不獨資攷索抑以

寓政事焉松陵邑稱繁劇地瘠以疲其當務之急無如水利賦稅三江五湖世食其澤而害亦因之積潦不洩沮洳彌望則農事病矣疆域延袤四百餘里歲輸五十餘萬版籍既定賦不容減則民力憊矣是編裒集羣議條列便宜俾前有可稽後有可做所謂勤恤疾苦為一邑規久遠之利者莫踰于此至于辨星野之躔次正疆域之鱗錯以及搜考藝文證据軼事訂舊志之

謚而補葺其缺漏蓋兢兢乎慎之而於人物貞義節烈之蹟品量論覈收録尤嚴夫昔人作史稍徇愛憎輒有曲希時旨猥釋私憾之譏兹于一邑之乘不妄毀譽進退如此豈不可為良史之軌範而志乘之標凖矣乎郭君治邑五載潔已而惠下鋤莠而殖良其侃侃砥節不慜于職之義悉于志見其端故曰以志寓政郭君有焉星期穿貫諸史多聞而善斷能成郭君之美而

傳信于其鄉之後人是則可並書也謹序

張文貞集卷四